

Imperial Peking Illustrated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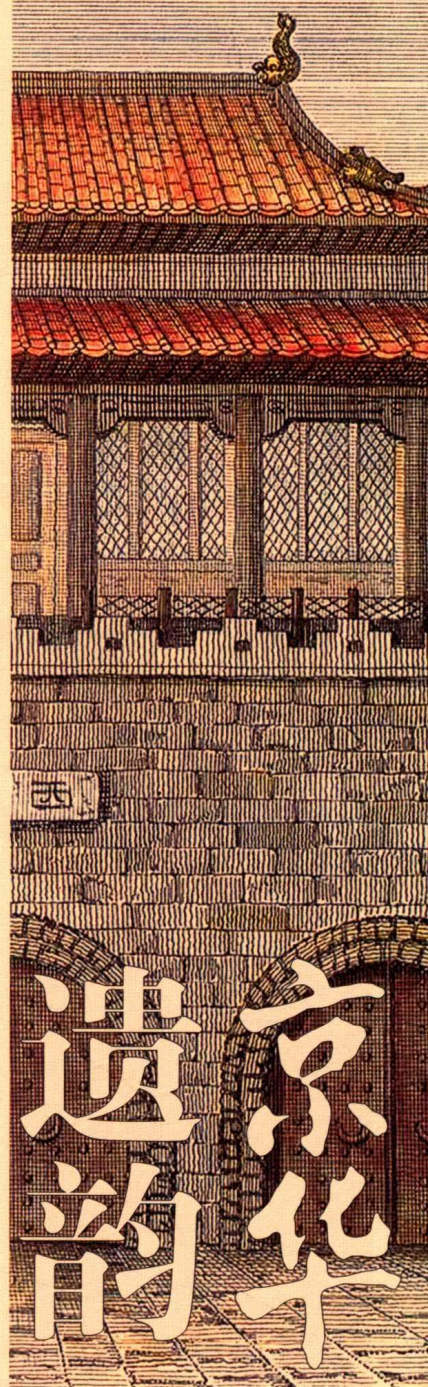
京华 遗韵

版画中的 帝都北京

李弘 著

有一些年，我潜心阅读的“大乐庵”，是徜徉在旧书小店里，
翻寻西人笔下的古旧中国，特别是描绘帝都北京的零碎纸片。
记得有一次在檐下，店主打开零物的地下书橱，由着我随意翻看。
书橱的顶顶一波一波的，相互衔接，是一个巨大的通透的空间。
里面灯光昏暗，阴冷潮湿，寂静无声，时间就像落潮中垂下的钟乳石，
凝结成地上堆砌屋顶的书柜。在乱堆乱放的书柜中，
我一个个在翻翻右翻翻，摸掉灰，凑到眼前看的是什么语言。
若想找到自己心仪的宝贝，其实比大海捞针还难。
二十几岁的楼梯在身后诡异地攀上去，通过一个上翻的小门，
洒进一束雪白的日光。我不时回头张望，生怕有人会把门突然关上，
又愕然觉得，往昔就被这束光照亮，若随若现，
勾引着我，一步步回到从前——寒夜烛光下读书的那个从前。

中信出版集团



京华遗韵

Imperial Peking
Illustrated

李弘 著

版画中的
帝都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华遗韵：版画中的帝都北京 / 李弘著. -- 北京：
中信出版社，2018.3
ISBN 978-7-5086-8287-7

I. ①京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版画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①J2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64538号

京华遗韵：版画中的帝都北京

著 者：李 弘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：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.5 字 数：295千字

版 次：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8287-7

定 价：9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，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纽荷夫的目光不禁投向京城雄伟的宫殿，周遭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奇诧异。北京的春天黄沙漫天肆虐，就是通过他的描绘，首次为海外知晓。这里的大街，“没用砖石铺地，因此，阴雨天出外办事（好在并不经常发生），脚下总是泥泞难行。在干燥的季节，西北风猛烈刮起，夹带着微小细密的沙粒，扑面而来，路上的行人在风沙中挣扎前行，几乎无法睁开眼睛，那比脚下的拖累还要难以忍受。此地居民亦有抵御风沙的高招儿，就是用纱巾把整个头部都包起来”。三百多年后的京城，一到西风黄沙季节，仍然常常上演这样的街景。

吴芳思

英国著名汉学家，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负责人
《中国的魅力召唤——从马可·波罗读到J.G.博兰德》

献给

我的母亲张贵今

父亲李德贤

Roy and Joyce

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再版小序 收藏版画心 001

初版前言 009

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印象

一 想象与现实有多远? 029

二 『神父版画』名噪一时 036

三 见到了燕山脚下的中轴线 048

第二章 指天画地的盛世

一 奠定江山的帝王们 063

二 站在角落里的英使侧影 074

三 四城九门建筑拾贝 0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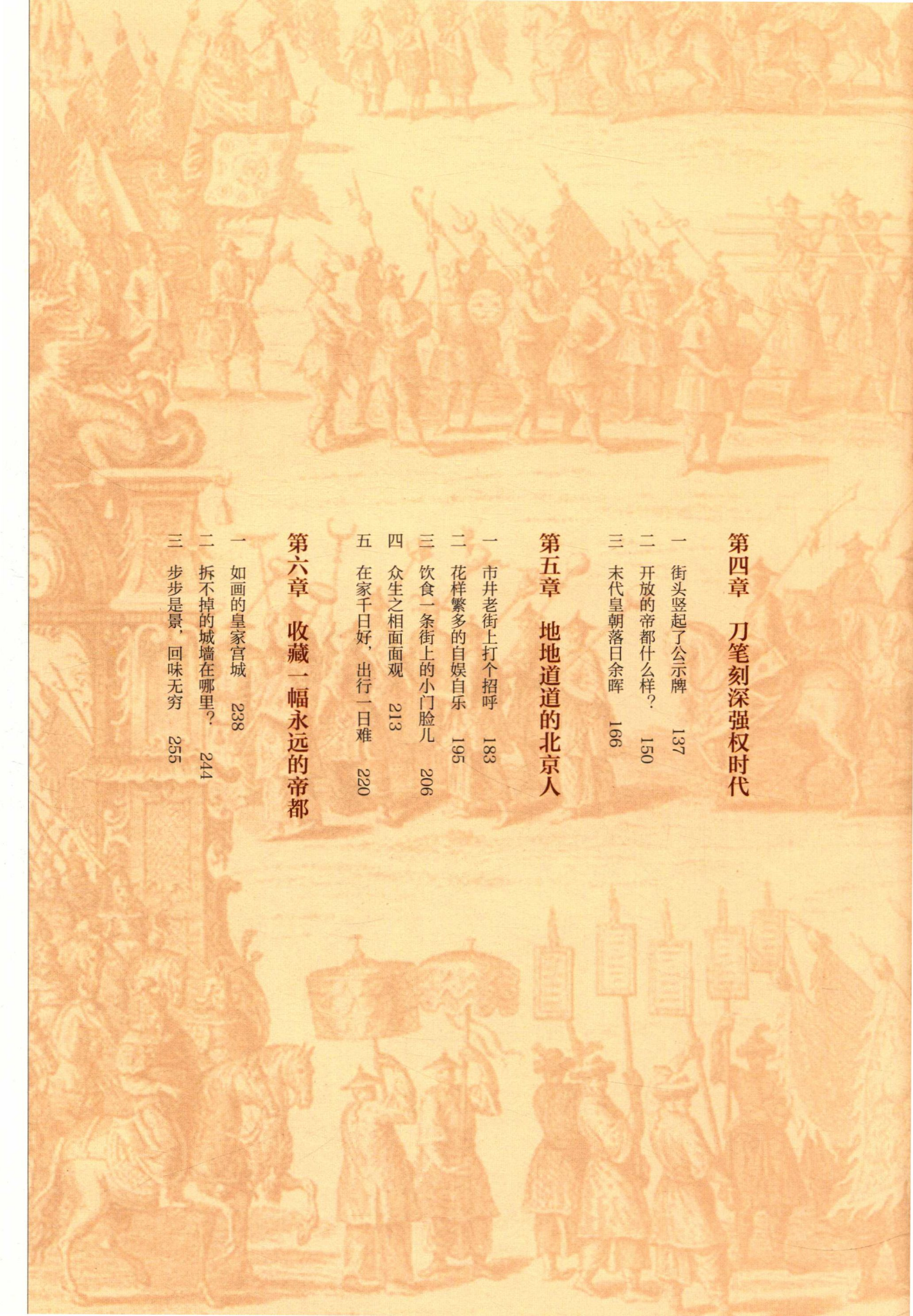
四 精雕细刻的美好时光 098

第三章 阅兵祭天下坡路

一 江山代代不如前 113

二 暗夜里的同治大婚 117

三 八座小炉子祭先皇 127



第四章 刀笔刻深强权时代

- 一 街头竖起公示牌 137
- 二 开放的帝都什么样？ 150
- 三 末代皇朝落日余晖 166

第五章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

- 一 市井老街上打个招呼 183
- 二 花样繁多的自娱自乐 195
- 三 饮食一条街上的小门脸儿 206
- 四 众生之相面面观 213
- 五 在家千日好，出行一日难 220

第六章 收藏一幅永远的帝都

- 一 如画的皇家宫城 238
- 二 拆不掉的城墙在哪里？ 244
- 三 步步是景，回味无穷 255

有一些年，我潜心怡情的一大乐趣，是徜徉在旧书小店里，翻寻西人笔下的古旧中国，特别是描绘帝都北京的零碎纸片。记得有一次在维也纳，店主打开常锁的地下书窖，由着我独自随意翻看。书窖的拱顶一波一波的，相互衔接，是一个巨大的通透的空间。里面灯光昏暗，阴冷潮湿，寂静无声，时间就像溶洞中垂下的钟乳石，凝结成从地上堆到屋顶的书柱。在杂堆乱放的书纸中，我一个人左翻翻右翻翻，掸掸灰，凑到跟前看看是什么语言，若想找到自己心仪的宝贝，其实比大海捞针还难。二十几阶的楼梯在身后诡异地攀上去，通过一个上翻的小门，洒进一束暗白的日光。我不时回头抬抬眼，生怕有人会把门突然关上。又懵然觉得，往昔就被这一束光照亮了，若隐若现，勾引着我一步一步走回到从前——寒夜烛光下读书的那个从前。

真想重现这个实景，让大家和镜头中的我一起，怯怯地移动脚步，摸摸索索。可惜，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今天这样能干，我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信息。缺席了画影，文字再生动也少了佐证，这样的遗憾，大家可能都有体会。

留下可见的形象信息！千百年前，人们就有这样的追求，几道简单的勾勒，往往无言胜有言。曾几何时，睿智的先人发明了一个办法，不但能留下形象，而且能广为传播，那就是制作版画——制版印刷出来的线条画面。

我第一次邂逅西方人绘制的中国版画，是在展售厅里，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

那是20世纪的90年代，我与先生去古书店闲逛，墙上挂着一排风格别致的画作，镶在考

究的镜框里，边展边销。说它们别致，是因为我从未见识过这样的作品。近看，上面的线条简单粗疏，远看却形象立体完整，有些着了色，明快清晰，借用鲁迅的话说是“或拙如画沙，或细如擘发”。先生停步在一位古人面前，就是下面这幅画中皇帝的传令官，凝视了良久，我站在旁边也跟着看。传令官的坐骑是扬蹄向前的大白马，他腰板挺直，神采奕奕，背着圣旨正准备扬鞭启程。画面上，天也阔地也宽，衬托出人物的高傲自信，胸有成竹；鲜艳的色彩，更渲染了圣旨在身的庄严与气势。先生看着看着就说，他想付钱买下这幅画。为什么要买它？我问。这位大员的长相，画得不伦不类，高鼻子深眼，根本不像清朝官员。他的骑马姿势，想象加上夸张，借着西洋的画技，显摆着皇朝的威风，不真实，不是出现在电影中的样子。我嘟嘟囔囔，缺少好感，但并没有影响先生的热情。他不但买下了它，还坚持挂在家里的墙上，让来往的亲戚与朋友共同欣赏。

大白马和我天天见面，不期然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它到底是谁画的呢？在什么场合、什么时代画的？画家要表达自己的何样观察，又传递着何样的信息？好像在七月里攀山，天空飘来一片云彩，洒下一头雾水。正迷惑着，有一天在朋友家的书架上，我碰巧翻到了叶笃义先生的首版译作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，扉页就揭开了这幅画作的身世。它的原作，是一批水彩画中的一幅，在老家英伦刚刚

这就是我先生喜爱的圣旨传令官。他背上背着的是
一份很长很重要的文件。下一站继续往前站传递的马匹
及官员正等在驿站外。除圣旨外，朝廷的邸报也都是
靠这样的方式从京城传到全国各地



过了两百周年的生日。创作它的画师是英国人威廉·亚历山大（William Alexander），他受到过良好的绘画专业训练，1793年随英使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了北京。此版画风格中西合璧，尽管对中国人的面部骨骼与表情画得还不够得心应手；清人洋做派，有意取悦了西方人的欣赏品味。

两百多年了，骑着大白马的传令官成了版画中的佼佼者。虽说年代足够久远，但古旧版画的出身比较卑贱，算不上高贵的艺术品类，作为文物，市价始终平平。它们捕获了我的欢心，是因为我发现这个品类的画作，特别会讲故事。为古旧文字描述提供佐证，它们最尽心竭力。

探究一张版画的出身，会告诉今人什么故事，又为往昔佐证了什么？

首先，它们讲的是西人孜孜不倦的东方猎奇故事。好奇心，是探索未知时空的起点。不管物质的世界、人伦的世界，还是魂灵的世界，没有打破沙锅“纹”到底的劲头，就不可能找到进入的大门。年深纸黄的版画背后，有一双蓝眼睛在滴溜溜地转，流露的是强烈的猎奇情结。在我的收藏中，最早描绘中国人的一幅西方版画，出现于16世纪末。欧洲人先画中国人穿什么、吃什么、做派如何，然后他们图解中国人学什么、信什么、心灵寄托何处。中国的传统文化、社会制度、风土民情、舞动与凝固的艺术，都被他们的探秘之笔浓描艳绘，形象与文字一起，几百年前被老外当成了宝贝，带出了国门。

或许可以说，好奇的欧洲人，只捕捉到明末以来帝王君临天下的皮毛和外表。在同一个时间段，中国人也曾出洋，但画外洋风情的就少多了，书写外洋的也少，也就是说，皮毛也没有摸到多少。康



17世纪90年代西方人眼中40多岁的康熙皇帝，面部丰满，目光坚定

熙皇帝的版画肖像，有多个版本，当年能在欧洲印上千张，足以说明这是一位人格高尚、胸怀宽广、心系百姓，且才华卓越的帝王。大清国人呢，谁会知道英国搞了个光荣革命，法国出了个“太阳王”？更不会有人感兴趣，画画这些洋夷的国王长得是什么模样。

今天的国人，一批一批出国旅游探险考察，了解外族的历史风情，交流见识，不时提出带有挑战意味的观点，这可以叫西蕴东掘吧，比起东蕴西掘的好奇心，晚了几百年，不过，工具也先进了几百年。每次观光回家，我们都会反复摆弄手机里的照片，看自己在异域的珍贵留影，在微信朋友圈里与人分享。西人昔日借助版画，异曲同工，把游历的采风之眼，锁定在了一个个永恒的瞬间。

就是在这种对皮毛好奇的基础上，一种文化开始对另一种文化抽丝剥茧，抽出五颜六色的光彩。

除了好奇，版画中还蕴藏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态度。

西方曾对中国进行过文化侵略，还有野蛮的武力征服，为了商业利益，留给中华民族不尽的屈辱，这是小时候的教育，烙印在头脑的深处。不错，大量的版画，刀刻墨写，堆积着陈年的中西冲突，以形象信息佐证了西风东渐的侵略历史。1900年庚子之乱时，法国报刊登载了一些场景报道，亦利用版画，着力再现了暴力血腥。近年有些老版画被重新印出来，加上新的文字渲染，重现了当年的暴力血腥事件。

这些是历史画面中的一面。我的收藏告诉我，历史画面还有另外一面，那就是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，非我族类的洋人，对中华民族曾经执有真诚的赞誉心。他们既在进行着“文化侵略”，也辛辛苦苦地进行着“文化输出”。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以艺术和文字的方式走进西方，西方人至今还享用着前辈留下的图像与文字盛宴。

其中的一顿美餐，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渊源——孔子的肖像、历朝历代的圣人、先秦礼教的社会景象，都曾经深深刻写于版画师的刀笔之下。17、18世纪之交，他们的喜好又转向明君圣治——顺治、康熙、乾隆，都有西人精心绘制的标准像。2017年8月，英伦的《金融时报》登出了2016年最佳图书奖的长名单，其中的一本是英国人邓肯·克拉克讲阿里巴巴的，封面上站着世人熟识的中国商界偶像——马云先生。这是当代洋人对国人的一种赞誉。退回去几百年，在平展展的小羊皮或烫金牛皮的封面下，西方人赞誉的不是网络虚拟帝国的商业精英，而是真实帝国的至高统治者。他们也曾千里迢迢，前来拜见这些东方帝王。

Lessons from turmoil of the past, present and future on prize longlist



个人形象登上图书的封面，是一种赞誉与尊重

说到对皇朝的尊崇，我们一定要跟着西人的目光，聚焦版画中的帝都北京。这里是中华一统大帝国的神经中枢。它的四城九门、紫禁皇城、宫苑大殿、寺庙宫观，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座座高峰。通过科举殿试，京城汇集了全国的士子精英。这里人杰地灵，神州之大，无处可与皇家之城、首善之都比肩。谁执掌着最高的权力，自然谁就应该获得最高的尊崇，最高权力坐落在哪里，自然那里就会收获最高的赞誉。

帝都北京落座西洋版画，时间已经到了明末清初。这些版画立即成了中华帝国的形象大使，带给西方一个集大成的印象：东方帝都秩序井然，天子脚下的子民过着富足、和平、有尊严的生活。

从大白马传令官的身上，是不是读出了乾隆时期的信息？当其时，大英帝国与大清皇朝之间尚未起火升烟，英使是为了通畅国家之间的贸易，前来礼节性觐见英明的皇帝。因而，画家对马与人的构思，没有受“政治正确”的阴影笼罩，清朝官员在他的眼中，就是如此英姿伟岸。传令官从马背上跳下来，个子比健硕

的大白马还要高上一头。一幅画讲了一个故事，18世纪末大清的国力与威风，它开出了一张盛世证明。

古旧版画的作者，不但采访了皇帝官吏，也探视了天子脚下的子民。

19世纪是西方版画的爆发期，帝都的形象，虽比不上“五口通商”城市的颜值，也着实风光了一番。特别是1860年以后，旧报纸中经常会蹦出有关帝都北京不起眼的豆腐块，平实的画面呈现着寻常的生活。

彼时的寻常，肯定与今世的理解不同。但是归根结底，寻常之人，都是进化大潮中的小沙粒，生命薄如蝉翼，生存就是硬道理。不管国家与国家之间、民族与民族之间、政权与政权之间怎样打打杀杀，老百姓总要躲过风风雨雨，连接起市井街头的每一天。在书商阴冷的地下室，我最想找到就是寻常画中的寻常人，把他们搬到阳光下，体会当年的那颗寻常心，与寻常的京城日子。

街头的茶馆，冬日的冰上出行，老人遛鸟，孩子们抓蜻蜓，男人当街拍卖，女人问卦算命，这都是平日里的生活，当地人司空见惯，不会大惊小怪，外人看见，却会觉得是奇风异景，赶快按下相机的快门。北京大学美学教授朱良志，通过本书看到这些第一次在国内曝光的版画，惊讶中带着宽慰，说：“这部著作的角度很巧妙，它以西方画家描绘的北京形象为线索，展现了有关这个古老帝国的珍贵记忆。”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，对文物见多识广，但未曾听说有此类遗物存世，评价“它把当年西人的想象与现实的差距、今天我们的想象与古代的差距，汇集一册，让西人了解美丽的古国，让今人了解勤劳的古人”。他们也体会了版画中的寻常，从中提炼出了珍贵与意义。

寻常的版画上，往往没有高超的画技，没有华丽的装饰。它们绘画的原本，根本找不到了，雕刻的那块原版，早已被丢弃、被损毁；手中捧着的，是薄薄的一张纸片，着黑白墨迹，往事如烟，遗韵隽永。

好奇心是一种性格，赞誉心是一种态度，寻常心是一种选择。西洋版画在笔画刀刻中透露了“三心”的故事，佐证着帝都的非凡、帝王的威严与子民生命的坚韧。

上面说的这些话，是我收藏和写作时的心路历程，当时有点冲动，要以自己的态度与选择，把西人所作的帝都版画编成书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们。本书的第一版《京华遗韵——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》出版于2008年。我的冲动有了一个结果，互不关联、并不起眼的零碎纸片，跨越了三个世纪（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），第一次按主题凑合在一起，拼贴成相对连贯的场景述说。书出来之

后，我才知道，喜欢古旧版画和帝都北京的朋友还真不少，此书让大家一饱眼福，也提供了收藏版画时的检索。后来，我在一些书文中看到熟悉的画面被引用，倍感欣慰。2009年及2010年，在热心人的帮助下，藏画先后在世纪坛艺术馆与中国大剧院展出，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赏年逾百岁的书报原版，更使我喜出望外。对许志明、王立梅、冯光生、韩朴、王凯迪、James Wang等人的厚爱与帮助，我至今深为感念。

感谢财新网与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们，特别是黄维益和沈家乐，她们建议8年后我再版此书，让新一代的人通过这些形象信息，重缀北京的往昔碎片，聆听失散了然而并未失去的故事。皇朝远去的凌乱脚步，或许也有助于通畅首都通向未来的路径。

本次重版，原书中的英文被拿掉了。这有点可惜，我希望今后用更好的办法加以弥补。以前的工作很忙，在第一版的出版过程中，没有足够的时间编辑版画，重版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，集中笔墨与画中人闲聊，多花点闲情在古建故宅前流连。以前的资料，主要在英文古书中寻查，现在的互联网是百科全书，修订了我以前的误解，补足了遗漏。第一版的读者会发现，本版添加了不少以前未见的图片，也增加了文字的篇幅。

还有一件事，在此告知读者，本书与它的姐妹篇《京华心影——地图里的帝都北京》是同时出版的。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差不多，事件基本重合，都止于大一统的大清皇朝垮台之年。不同的是，《京华遗韵》侧重于形象，《京华心影》侧重于地标。后一本书对时代背景交代得较多，议论也比较多，与此书可以参照来看。

书籍让人与时俱进，但有时它也推动人与时俱退。退一步不但天地宽，眼界也随之拓宽。唯愿再版同样得到读者的喜爱，和我一起捕获版画中的好奇心、赞誉心、寻常心。

